皮格马利翁

美术馆的馆长赠送了花京院一块3米高的上好大理石原料，这对一位年轻的雕塑家来说是无上的赞许与信任的表现。他很快投入了作业中，或许是因为灵感泉涌的喜悦，这位因为长期的室内工作和不健康的作息时间而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脸色都红润了不少。

“米开朗琪罗把大卫从石块中解放出来，这块原料里藏着我的大卫。”

在二人周末的午餐会时，花京院向他这样说道，眉眼间几乎带上了一种热恋般的痴迷。

他见过那个未完成的作品——进度很快，一位年轻男子英俊的面庞已经清晰地从石块中浮现出来，他短发微卷，面容深邃，正略微垂着头俯视着他的作者，凝视那张喜悦而憧憬的脸颊。它无疑是完美的作品，但馆长很担心花京院的身体状况，他显然已经深陷于这具男子塑像，不仅缺席了他们例行的午餐会，连住在他工作室旁的邻居都说鲜少看见他出门。

馆长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决定拜访花京院，他没有提前通知——没能提前通知，花京院几乎断掉了自己所有外界交流手段。

他按响了花京院家的门铃——无人应答——门没有锁，鬼使神差地，馆长推开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花京院正在工作室里雕琢那具塑像，他细心地用刷子扫去石像脸庞上的粉末。见他手里并未拿着凿子之类可能损坏塑像的器具，馆长的手搭上门把，准备推开门和花京院打个招呼。

但下一秒，他屏住呼吸，愣在了原地。花京院扬起了头，如同热恋中的情人一般向石像献上了自己的嘴唇。

馆长握着门把，不知如何是好，一面为自己撞破他人的秘密而羞愧，一面却被未知的吸引力固定住了视线。花京院将自己嵌入男子塑像坚硬的怀抱，依偎在石作的臂弯中，他将手伸向自己的下身，几乎带上一丝痛苦的喘息回荡在室内。

很快裤子被褪了下来，皮靴厚重的鞋跟砸在地上咚的一声，一双赤裸的腿伸了出来，挂在石像弯曲的手臂上，肤色比大理石深一些，却是有血有肉的、人类的肢体，内侧有着一块淡青色的淤痕，双腿在交叠于石像身后时，淤痕严丝合缝地贴上男子塑像腰侧有力的曲线。

花京院的一只手臂揽上了石像的肩膀，另一只手带起了些许水声。馆长听不清他的絮语，太阳西沉后的室内昏暗不清，花京院的脸庞被石像宽阔的肩挡去大半，只露出一双朦胧的眼睛，在微弱的光线中像是恋人的柔情，也像是信徒的仰望，他的神情中充斥着憧憬，所行之事却几近亵渎，像骑上黑山羊的巫女一般喃喃一个名字。那双腿因为濒临极限的快乐而曲折又放开，膝弯紧紧地夹住男子塑像的手臂。他好像连骨头都在情热中溶解，无骨的躯体在石像的怀抱里流动，相拥的姿势宛如捕食，那些柔软的皮肉吸附在坚硬的石块上变形，叫人看清它们如何被拉扯，如何被挤压，如何与一具石像交媾。

他的喘息逐渐拉长成越来越高昂痛苦的呻吟，那双足弓绷直，连足尖都因为过度的欢愉而颤抖，在狂乱之中踢上了一旁的脚手架。金属搭建的架子轰然倒塌，在那巨大的声响中，花京院尖叫着达到了高潮。

这声巨响也震醒了馆长，他慌乱的眼睛注意到花京院的小腿上被划开一道口子，鲜血正顺着他的皮肤流淌在石像上，一滴一滴染红地面。可花京院却仿佛毫无察觉，他汗湿的红发贴在面颊上，侧过头，温存一般依偎着男子塑像的肩膀。

馆长被烫到一般松开门把，飞快逃离了这场不知是自渎还是交合的怪诞情事。

在下一个周末，花京院终于在午餐会如期而至，他真诚地为自己上周的缺席道歉，可馆长却再不敢注视那张餍足的面庞。那回荡在昏暗室内的狂乱呓语还在他脑中回想，馆长端起咖啡，逃避尴尬一般问：

“对了，那座塑像的名字是什么？”

被询问的花京院垂下眼睑，片刻后微笑着回答：

“永不坠落之星。”